

随笔苑

草的歌吟(随笔五则)

牛图

草的歌吟

一切高秸和地下作物,都会产出诗意的果实。苹果如一个被染红的巨大句号;苞米腰揣鼓槌,响起喧天锣鼓;高粱、谷子沉淀了一肚子抒情,在太阳下点头独白;一排排花生,像一行行洁白的牙齿,吐露香味四溢的形容词;地瓜如娃娃头脸,出浴后自然成为一首首诗。连参天的叶子开始变黄了,夸张成金子的模样,在空中飞行。

草不参与夸说九月的辉煌,它俯就身子,独自歌吟。

一年的风,做了无数次对草的剪裁,无奈,草太低矮了。风不屑打扰它,即便打扰,它会随风意,跟风缠绵后,依旧如原始模样存在。没有夸大、没有谎言,它就是一个有根的实词。飘过它身边的落叶,惊异它的坚韧。

树木说,草在我身下,得以安全。那些广阔草原的草笑了。喜欢坐在草滩上,跟草一个视角。一棵草跟另一棵草对话,才真正明白,那是真正的对话。

我喜欢躺在草地上,不要翅膀,从脚那儿开始生根;不要神游万仞,做上帝发笑的思考。跟草一样睡过去,在梦里,依旧听草的歌唱。

一首最纯美的诗歌在心里形成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人没有草木的命。在九月,跟上草的节奏,一起吟咏葡萄大地最美的诗。

走进雾中

这个季节,自然会大口呼出心中的秘密,把光和空气阻隔在外,我忽然蒙在不透明的玻璃里。

秋思

慕然

凉意渐起,夏末残留的最后一丝气息被初秋的风一扫而光,敞着窗,空气中吹来浓郁的秋的味道。我枕着如雪的月光,在秋虫的低语声和秋风的轻抚中入睡。清晨,被一阵鸟鸣唤醒,朦胧的眼中浮漾着湿湿的流光,觅声寻源,几只麻雀,正在朝霞中梳理着羽翼。每到这时,总是有些回忆惊扰我内心的平静,一些过往的情愫也会涌上心头。

石榴树的影子镶嵌在童年的窗框里,在秋风中向我点头,那风声,恍如夹杂着一段塞外的笛声,飘逸、辽阔。母鸡咯咯哒哒地踱着方步,拍拍翅膀又飞上墙头,墙头的狗尾草绒穗如娥眉,俯视人间。哈巴狗扒着窗棂四处张望,狸花猫慵懒在窗台上,眯着眼,任秋风撩动起它泛着光泽的绒毛。石榴花开过后,石榴一个个好似倒挂的金钟,没有钟声,只有蛐蛐笼里的蛐蛐的歌声。蛐蛐那身躯被秋风吹得油绿,浓缩成记忆相框背后的老照片,占据着我心灵的一隅。

春夏的热闹喧嚣过去了,自然中的生灵渐渐消逝,南归的大雁、隐匿的秋虫,秋风万里送行舟,更多的感受是我

一切新的、旧的、丑的、美的,装进了魔幻中。不担心,也不害怕,雾说,我贴你身子走,比空气都轻。阳光里,一切太透了,没有秘密可言;暗里又太暗了,仿佛一切都是神秘,暗藏杀机。

雾里看花,花呈百彩,人具原生态模样,雾隐去了原罪。

在雾里,我想拥抱这个世界。莫管春,依旧百花烂漫;莫管秋,庄稼黄了一片,一切竟是那么美好。雾掩藏的一切,在我胸怀。

喜欢在雾里走,这儿没有世俗的怪诞,没有无形的压力,可以暂且放飞自己,飘逸一番。

正如乌云不能永远遮住太阳,雾终究要走。它走时说,我不会欺骗这世界,只能欺骗自己,我不是雾,是粉碎的露。一棵参天大树,洗了一把脸,在光中照着自己。

墙

小时候,我怕自己待在屋子里,面对黑乎乎的墙,仿佛被埋在了地下。

只要一进屋子,我先看看门窗在哪儿,别让墙挡我一辈子。读书时,教室拥挤,墙离我很近,感到压抑了,一定要跑出去透透气。

走在路上,挺胸抬头,我怕面前遇到一堵墙。没有墙,我担心有人在前面砌墙。耳朵里听到叮叮当当声,就想到了自己的处境。那就学会穿越的本领,地球都可以穿越,区区一堵墙何必在意。人生就是不断打破墙的。

如今,我长年呆在屋里。四面墙壁立在那儿,我有对付它们的策略。这说明,我回到了年少,只是不怕墙了。

黑夜的眼睛

黑夜的眼睛太黑了、太毒了,光明中的美被一把搂到怀里,黑是贪婪的。封闭的黑不流动,它不懂户枢不蠹的道理,丑便趁机而入。

美在黑的比照下,陶醉了,沉溺于自我的近视。只有那些高大阳刚的美,才会把黑比下去,甚至会让黑变质、变美。比如洁白的雪,为夜洗刷了一份龌龊。

黑也不单是龌龊的,黑夜的眼睛其实也可以明亮起来,那是心灵的窗口。当美好的心灵打开,浇灌,便会长出一棵参天大树,让陌生的、熟悉的人乘凉。那时,它更黑亮、更温暖,瞥一眼,融化一切冰冷。

影子

影子无处不在,那是一条尾巴,也是催自己奋发的知心朋友。

我爬山,影子跟在身后,或催我,或拽我;站在山巅,影子避开阳光,在风中陶醉。那些高大树木的影子招引风,招引乘凉的人,把树的好处分享出去。

许多事物攀高,向太阳、月亮伸出手,伸出头颅,留下一片漂亮的影子。那些乌云呢?既想留下赞誉的影子,又想遮挡太阳,不免被人间隐喻为不干净的东西。

苍鹰矫健的影子,让人亢奋。它飞翔起来,山谷空阔;它站立在岩壁上,山有了高度。

我很想成为一只雄鹰,只在白天里翱翔。即便成为一棵庄稼,那也好,收获季节一到,影子就隐入大地,一年后,又成为一条好汉。

拥有了一双翅膀,在空中飞翔,伸手去摘天上的星星。

外祖父是在秋天突然病倒的,他没能等到我带着他去看天安门就去世了。哈巴狗不会说话,叫声却也撕心裂肺,眼睛里含着泪水。曾经的过往,飘逸的思绪,停留在童年的那个小村庄。想到秋天,遍地落叶、生命凋零的标签就浮现在我的心中。

不知不觉,我已经人到中年,岁月的沉积,积累了几分内敛,思想的沉淀,懂得了几分哲念。眼前的秋,桂花相约着开了,瓜果相约着熟了,蛐蛐唱着童年记忆中的歌,去年是如此,明年还会如此。我渐渐懂得,秋天是一年中宜人的气息,是硕果丰收后的笑容,也是生命轮回的相思链接。秋天,恰似一双温情的手,一手牵着往昔,一手牵着来年。

秋日落叶被白雪覆盖后蓄积为春天生长的力量,曾经的记忆在岁月的冲刷下赋予了美好的憧憬,红叶年年陪着秋霞,白露岁岁结成冰霜,一切如常。秋日夜空中,星星格外明亮,闪着眼睛,我知道那一定是属于外祖父的。念及轮回,我不由得一腔秋思萦怀。

诗歌港

烟台风物(组诗)

陈中远

养马岛

环岛路如马蹄铁
蹄声在耳际轰鸣
白色的骏马在天空中飞奔
一定是有几匹调皮的小马儿
风一样围绕在
海关大楼的腰间跑,风影
像是一件洁白的短裙

穿过杂生的竹丛
海底洞天铁锁封门
似幽闭的偈语
更令人向往养马岛的传说
肥硕健壮的天马在蓝天吃草
大圣又去了哪里逍遥
海岸边每一处幽静的院落
门前都生长着几畦青菜
豆角、韭菜、大葱、西红柿、圆茄
归家的感觉强烈逼近

很幸运,我们

遇上了渔民出海的祭祀
金色的沙滩,黝黑的汉子
火红的鞭炮,虔诚的跪拜
突突的渔船渐渐远去
消隐在海浪折下去
的另一面

烟台山:走向大海的路

冰心的灯塔照亮海岬向晚
海鸥结群退去时
轻雾为疲惫的海挂起一墙薄幔
风的体温在下降,黑黢黢的犹如巨锚

岩堤下的金色沙滩
只有一对小情侣在漫步
年轻真好,少有烦恼
积雪云在头顶低悬,悄然尾随
一如我看到的自己眼底的中老年

身后的城市亮起了灯
不要问我何时回来,我也说不清

踏歌而行
我脚下踩着鲸鱼的黑脊背

葡萄园:幸福画卷

水已成茶
人到中年,我也是越来越
偏爱一些卑微的事物了

海在不远处喧嚣
岸旁绵延的丘陵是我的农庄
花喜鹊追逐着“鲁中500”
在新翻的泥土里啄食美味
水鸭子在水库里嬉戏
灰兔的脚步总是那样匆忙
野鸡像箭一样飞向另一道山梁
云雀自由地鸣叫,与我的清唱
具有同样的深意

酿造葡萄酒的蛇龙珠已然成熟
颜色乌黑,表皮上
挂着一层白霜

这是欣喜的十月啊
我站在瞭望台,对空捧住一年的收成
金色阳光照耀着小方桌上
散落的诗章……